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四 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遐齡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四

宋 呂祖謙 編

祭文

祭韓欽聖文

王安石

嗟爲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顔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懐兮道德博蕩蕩兮無畛寛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彊兮累息年何尤兮止此禄不多兮誰啚具

壺觴兮酹哭攀喪車兮啟夕豈獨愁兮吾僚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罷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圮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

喜要之百年一蜕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

祭王深甫文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為友吾母知子過於子初終子

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毋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摶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埀光簡編焯若星日絶去刀尺混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田遹鼓行無前跋𨈆非恤世偽

難勝孤堅意室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彌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猝棲置木索里安戶逸犢歛兵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歲龍駕飆欻再極大艱乘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總持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獨立

不回其剛仡仡愛養人材奬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
屈以為已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内外洞澈
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
意丘樊脫遺羈馽沉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陋
蓬蓽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斡冎軸賛徹計客云胡傾
俎慭遺則弗聞訃失聲皆淚橫溢顗宜不敏早蒙振拔
言縣公誨行縣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塱輕車莫
持紖紼維公犖犖德義譔述為後世法終不泯沒記辭

敘心曷能髣髴嗚呼哀哉

祭王平甫文

曾鞏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爲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爲子之博聞强記至若操紙爲文落筆千字徜徉恣肆如不可窮秘怪恍惚亦莫之係皆足以高視古今桀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愈專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伸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余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姻

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泯而飆駛計皎皎而猶疑淚汍汍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蓍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葢不可以尋計而周知今公之没也赤子無所仰

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鰌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

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敎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兹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懐禄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葢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祭魏國韓令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

敕授公鈇鉞往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羣后奏功罔底于成名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悸忷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䘏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

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云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皇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責報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肉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任師中文　蘇軾

允義大夫維蜀之珍詩之老成易之文人去我十年其

德日新庶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
以降昔惟州民旅哭于庭惻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
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爲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
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

黄州再祭文與可文

蘇軾

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方口秀眉志信而文志
氣大剛談詞如雲一别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爲膏以自
濯薰藝學之多蔚如秋蕡脫口成章粲莫可耘騁騁百

家錯落紛紛使我羞數筆硯為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
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執我黍今熟其饋啜醨歌呼得
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
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及麋
麕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
悽愴蒿焄君没談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衆江瀆何
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
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得皆賢旣歷三世悉爲名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實耆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是施公昔所言畧行無遺維樂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窮

達不齊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胥夢告行晨起訃聞先友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云亡望公凛然猶舉我觴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蘇軾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穆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追好學而剛夫人實使兄弟吾孫徽福

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顔病不能見卒以訃聞自歛及葬餽奠莫親匪愧于今有靦昔人寓詞千里侑此一樽尚享

頴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軾自齠齓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公文夜夢見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羣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濶艱難見公汝陰多士

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顔入拜夫人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顔復見頖人頖人思公曰此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頖洋洋東注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蘇軾

嗚呼士盛慶歷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于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為公胄四十餘年墓木卜圍乃識其子傾葢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以秉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猶愧未能豈其微疾一慟永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禄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應子孫其昌

祭柳仲遠文二首

蘇　軾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代日遷逝者如風計來逾年一慟海微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名南壽甫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政有聞富以學術又曰以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為親雖不負米實勞且懃知止于此不如歸閑哀我孤甥生如閔顏銜痛遠訴誰撫誰存逝者已矣存者何寬慎勿致毀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永歸之魂嗚呼哀哉　我戹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

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柳氏妹夫婦連壁云何兩逝不慭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其目泉壤咫尺閟也有玄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

再祭亡兄端明文　　蘇轍

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游戲圖書寤寐其中曰予二人要知是終後迫寒饑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猖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

以失之兄遷于黄我竄于筠流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還復簪紳俛仰幾何寵禄遄臻欲去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漲海之南黎蜒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帷颶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兄歸晉陵我還頼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然瘴暑相尋醫不能痊嗟兄與我再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宦遊誦韋氏詩夜雨對床後忽有違進不知退踐此覂機欲復斯言而天奪之先壟在西老

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地雖
郟鄏山曰峩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
壥子孫安之殆不復遷兄來自西扵是盤桓卜告孟秋
歸于其所頫川有蘇肇自兄先

為家君祭吕申公文　　　　程　頤

嗚呼公禀則異得天之粹遘玆昌辰出為嘉瑞生而冨
貴處之無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為道
出入屢更險夷一操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

相再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憖遺淵水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生辱知有素二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伸哀姑託文而披露相英靈兮如在監丹誠而來顧

祭知命弟文　黄庭堅

君殁荆州我在萬里殁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惸侍有兄弟天既喪我君不能年白我哭君頭髪盡白英風豪氣窘此一棺柎棺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縻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土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宴無驚無恐扶將上轝絶慟一觴其君尚饗

祭彭江州文　曾肇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為天生斯人而止於斯

乎人固忌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何以壽不躋於六十位不過四品卒泯默而無施乎嗚呼器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事有一于兹足髙士類而况居今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趍而視若無有舉世所背而仔肩以身陷穽當前而不避曾何得喪之足云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於時人至若孝友著於閨門信義行於鄉閭處榮悴而無虧臨死生而不亂可謂內外全德始終一貫實横流之砥柱宜大

厦之棟幹奈何道未行於當世福未及於生靈忽飄流於下國遂夭閼於修齡去此昭昭即彼冥冥有志不就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卓偉亘萬世如日星彼一時之茍得譬熠燿之與長庚嗚呼噐資末俗陵遲朋友道熄許與之分切瑳之益衆皆訑訑予獨汲汲我生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我論心莫逆我先我後予為羽翼我有過咎子為藥石予今云亡有善誰責豈無他人莫如子直嗚呼噐資念昔太學相從之初綢繆繾綣二十餘年中

閤省闥並典贊書出入風議惟予子俱子如飛賞豈受畀拘有言不用去不須吏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心焉弗殊去歲京城子留我北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行未幾子亦南遷孰云契闊曾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終天寢門一慟有淚如泉嗚呼器資子訃之來我適罪逐相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往身有羈束千里寓辭以代號哭

代范樞密祭温公文　　張耒

嗚呼天祚有邦俾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之
清淵騫之德子產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
公兼衆德乾乾不寧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
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為文章有書秩秩玄圭
大裘望之肅然冬暘夏氷赴者爭先仁英兩朝鍠鍠厥
聲國有正人折姦于萌荏染柔木求直於繩我公盡規
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嚴嚴翼翼言
有未用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公則休矣四方

顒顒君子野人洎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

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一譽元豐末年國有大事

穆穆文母宥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人我公在庭其

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壄農慶於野兵休於邊燠爾

慄寒養其饑孱無痡于饑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

茂豈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

實遺聖子卷耳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

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

為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惟公我
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山不移
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旉修
竹夏寒清酌倘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
乏人備位樞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不
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憂勞傷生公既遺疾庶幾有瘳
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心之悲不獲至門入
哭于室公既大歛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有死如旦

夜耳曾子將没知免而喜公身既修公志既畢既壽令終無有其失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税駕兹日庶幾念此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甫文　張耒

嗚呼子之强學博敏超絶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録俚閭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所疑故事舊章在廷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矢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

滿堂賢豪視子麈揮逸足奇毛不受絏羈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究朐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斥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精明猶足以永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遭而蠱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恩與義平生笑談樽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胾

祭張生文　　　　張舜民

嗚呼學者所以去鄉里離父母妻子甘淡薄盡勤勞繼晝夜而不息者知患其道之不至而不患乎身之不安也身安可以學道知愛其道以亡其身亦蔽之深者也而吾子既死矣其知之乎否耶然諫爭之臣死於朝廷疆埸之臣死於敵國吾子死於庠序其志一也有雖凶而無咎者吾子之謂乎嗚呼吾子年猶未壯敏而好學死乎數千里之外母老而失所養妻寡而失其養晚節

末路委為窮人天道固如何哉是可悲也已

祭王樞密文　　張舜民

夫物有自小而致大積卑而致高唯豫章之材數年而過百尺騏驥之足一日而馳千里黄河發源而注海太華拔地而參天與夫命世之英特起之士布衣負公輔之望小官縕廊廟之器一旦遭時遇主建功立業奸邪望風而屏息賢者引類而彙征朝廷以之治安禮樂由是興起則豈特豫章騏驥黄河太華之比也其公之謂

乎唯公少而居家則膺令名長而出任則有公望乘時設施自州縣之卑數年之間致位二府危言大節慨動天下之耳目明而可見者著以為甲令隱而不露者杜患於未形披榛擛棘正路廣開大奸雄慭束手竄身歷觀先世以來固有以兵武而克禍亂定冊而安邦家者率皆塗炭驅除糜爛而後止曾未若雍容於廉箔之前啟廸於方幅之内興利除害如醫者以毫芒之鍼刀圭之藥愈膏肓沉痼之疾不知其工妙之端也宜其天下

為之矚目二聖謂之有功孟子自謂放淫辭距詖行以承三聖程公之力較公之才固不在孟子之下然才高則多嫉位隆則招殃曾不旋踵讒言遽興未及中年百疾交作二聖方隆之眷而有云亡之嘆八十待養之親而嬰哭子之情善人堂堂擯死畧盡為國家者將何賴焉始猶疑之人事今日乃知天極自天復何言哉嗚呼公之存不能共致其力公之殁不能一哭其門徒然予知有愧古昔遺詞揮淚靈乎歆哉

祭范忠宣公文

陳　權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虚而明照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蓍龜兩遭勍㮄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可豈曰為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跡是乃無遺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兹公可以默又進怵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

年盲廢始歸天子哀怜拜命涕洟其心不盲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爲帝龍夔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吁疾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遣國醫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恐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遼喬死不忘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

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
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
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
之經徧於四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脈應
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偏
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
獨有言繼者誰乎公罷我悲豈緣萎苐公昔南遷我在
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

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
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
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祭吕申公文　　　　　鄒浩

天祐主上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為今大鴻面槐執璧啟
心而恭衆方窘迫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如蜂公徐
一言翕然以從事已而默終日斂躬若無所與莫測胸
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夷車書以同但見田野

年穀以豐流離者復憔悴者充白顛黄䥫端見兒童爰
笑爰語涵詠時雍朝廷益尊勲業益隆殊尤俊偉益振
家風人亦有言孰不薦紳維公秉國始為有臣人亦有
言孰不是似維公肯構始為有子竊惟公初信非凡人
情不聲色學不空文西山之清孟軻之醇德盛行髙孰
與擬倫如古寳器如時慶雲世獲覩者倍萬懽欣所以
施設如前所陳公昔去位君子怛傷比登三事交賀壺
觴宜其昊天畀壽而康胡為不仁禍降非常兩楹入夢

中台坼光歲值龍蛇遽爾云亡業㞺大廈摧其棟梁爰自二聖遠極八荒知與不知失聲沾裳顧如某者頃在廣陵辱公青眼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物猥賜題評遂令疎賤聞于公卿重念參侍屏息人後未嘗請間敢祈公售爾來日月不為不久文章工乎問學正不公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為憐之久而益厚仰惟此恩山嶽在首吉卜伊邇將舉神匱義當捨官躬設雞酒願莫之遂視古則醜寓茲一奠以昭不肖公騎箕尾

寧來欽受

祭王和甫文　田晝

惟公心符於跡實稱其名包含緼蓄見於力行頃在并府參詳機務韓侯于宣城彼西土發民四萬以踵其武將臣依違莫敢或牾公曰不然深入賊所師干之用玆亦焉取振旅言旋書可揷羽毋空我師秪以餌虜我言有成帝用嘉止陟於陪屬亦既顯仕士有險虞寘人危機媢彼技能擬於文詞童麐獳嗢犀舌毛起公獨營之

卒免於死明明天子從諫如流爰屬星變直言是求敢
謂臣隣不臧其謀厚斂竭作變則有由擢尹王畿剖煩
折微游刃砉騞風飈霆飛曾未百日狴犴告空夷人駭
覯邦史奏公遺書上變蔓延無辜公摘其姦弭於須臾
丘封萬計終以不徙請師文王掩骼埋胔乃發蒐慝乃
治强梗貴幸側目權豪斂衽遂躋丞轄天子是毗正人
所倚細民所誹有夏多罪天命徂征鼠奔烏竄師老于
行皇帝震怒載整其旅簡期授材恢我疆圉内焉卿士

喋不一語外焉方鎮則惟所舉公力如虎公乃有陳豈
不來威眘此下民皇帝曰都汝惟可信一言罷師天子
神聖其惠伊何曰蠲其逋其恕伊何曰緩其獄忠烈允
著仁風載穆孰是勲庸而不公屬法吏沾沾吹毛刻骨
陵藉衣冠狐甈豕突有如公者致於彈文竟坐婁墨廢
其終身粤雋在下實公貽恥勿俾堙沉式穀以位孅佞
截截心折膽落嫉公居中肆是譊譊出領大邦曰昇與
青周旋楊雍俛殿守并政尚寬大存緜弔嫠肆靖我境

其隱如城公在帷幄恩威延延彼蠢者羌毋取犯邊施
及卒伍以至降虜祝公百年稽顙蹈舞胡為遇疾奄見
殂歿疇昔起之以定王國於皇聖君誰適謀矣哲人云
亡梁木隳矣蚩蚩之甿靡所依矣街祭巷泣嗟何及矣
維昔不肖往官江瀆龍蟠鳳翥始見偉人平生知已世
無擬倫執手上堂得於逡巡匪惟知之抑又存之保爾
我躬燕及其私自時契闊亦復流離川塗阻越夢寐懷
思旌旆北來言適大鹵迎拜霍丘笑言如故恩斯閔斯

公意愈隆引寘幕府獻醻從容謂公壽康歸相天子乃今寘寘聲采頓委大明在上品物在下巍巍堂堂遽即長夜我心傷悲公塋有期念非古人懷禄在玆旒車髣髴與公永違致彼薄奠有愧公知嗚呼哀哉

祭范德孺文　　畢仲游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黄河瀚海間關共行公矜我戇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鍧有聲既顯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熈帥

并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將心服其寧屬𮥳聽命
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伊洛以嚴輔明下
教既悉擿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為畇家家畏公如公
是隣宿姦巨猾魂褫魄渝擊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斂
手以公為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
凡人之情好寬喜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懌而
以為病乃獨懐公式歌且詠豈其施設遠而難窺人樂
其大而忘其私不然則公不足為奇矧公門戶奕世顯

煢太師為父相轄為兄公又崛起岋嶫崢嶸宜繼三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修興人言公用夷虜震驚公復之日萬耳皆傾復未之用公而已薨嗚呼哀哉吉人今喪矣胸中之奇包而往矣威名氣像豈可為矣予未小生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嗚呼哀哉

祭陳了翁文　　游酢

嗚呼陳公萬夫之傑太虛無塵心凝知徹經綸大猷如挈裘領灼知幾先眇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讋蓍龜有稽可觀而省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蹈穽之横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處約彌久妻孥裕然畎畒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為墨平生拯饑任重一身吾知其為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

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塗邅迴萬狀而淪於淮楚之濆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願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討而達孰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葢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涉其流而訴其源乎寓奠一觴聊薦悃愊東望傷懷淚落横臆尚饗

祭程伊川文

張繹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伊川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踽踽獨行於世衆乃以為迂也維尚德者以為卓絶之行而忠信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有意心與道會冥然無際無欲可以係羈兮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兮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輶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夫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

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兮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太山以為高兮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兮嚴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乎數可觀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真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兹含孕化育以蓄以滋天地其容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親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心其猶

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伊洛之濵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没而微言絶則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二三子洗心去智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誄而後徽然而山頹梁壞何以寄情淒風一奠敬祖于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傾

祭鄭庭誨文

毛滂

石梁鬱然上有佳氣下走清湍昔聞異人相携盤桓寥寥至今漁樵所安尚意山間人必有異下乃君廬長鈌甲第記初識君在稠人中孤熊傲兀知不可籠一見傾葢定交尊爼豈唯姻聯氣則相許予才闒茸寡諧於世所頼得君差彊人意奮然高談氣葢一座有非吾曹瞪目欲噎君真偉人秀韻奇狀使當卒學仕必人上退託於酒日飲亡何羽衣岸巾枕麴而哦小詩立成晚更婉熟不樸不罔元和賸馥揮金如土結客如市遠韻翛然

形骸之外名利之徒其隘如髮敗意苦心十居七八開

口一笑人生能幾君醉不知笑以没齒君年不足行樂

則過胡用百憂齒揺髮墮曩予西征相酌以酒酣歌悲

壯起舞為壽予為此别行當來歸當益釀酒從君傲嬉

予歸酒熟君不復臨有佳風月如聆車音薦酒君堂予

目泫然呼君不聞是豈猝泯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五

宋　吕祖謙　編

祭文

祈雨祭漢景帝文　歐陽修

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頻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

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葢未及也修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用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修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

祭城隍神文

歐陽修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佗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米一千五百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拱其職無媿斯民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

歐陽修

吏有常職來官于滁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

窮已也神與吏於滁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滁人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況神之易為也況滁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

與神較而修輙以此為黷者葢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黷神宜降殃于修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修之願也

北岳祈雪文　宋祁

自冬無雪大寒不效宿麥枯槁涉春之仲土債凍泮天極愈高暖氣蚤來厲鬼挾疫以中齊人寒咳傴作豬埃蒙田耒耜弗施夫家愁嘆疾首無訴並待饑虛臣荷二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地幅員千里民有不獲

匪臣孰同臨政不敏御下弗明事神不虔怨詛謄布為疾為旱職臣所召向者已遣府從事投訢祠闕冀蒙嘉生而涉月跨歲大和閉鬱終風連朝雲合輙披臣日者自省不知所救惟身多罪蔽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誅斯民何辜罹此亢厄孩耋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而不垂閔側聞古諸侯祭境内山川以山川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以降養犧儲醪跽伏進薦或禴或嘗不敢有貳以能為之主也惟帝所

主乃州之望何材不取何變不儲然則蓄而泄之沛潤千里振洗惔焚奮張葉牙滋液流浸啟侑有年是岳所以主而州所以為望也人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必見哀情物薄請豐所持至誠

祭左丘明文　　黄　晞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鍾材特殊胸羅萬象器函八隅堯形舜骨禹步湯趨巍巍左丘千古德孤周孱魯㤪玉石混淪何王何侯何主何奴鬼哭朝陽狐巢國都丁艱憤

辰閉目涕裾捉簡磨鉛申杼踟躕仲尼經之神居綿諸
百王千法電熠霞鋪浮忠暴孝竄姦磔訣弗官而賞弗
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鱗如燦如後俗
荒醉屐揵迷途跬步咫尺荆棘扶疎鄒夾公穀不式不
謨侵官盜位犯禁罹辜指白為赤鸞鷟駭愚太陽無色
殘燈有餘惟聖作古降聖冀區四子於是折言厚誣仲
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
本書子駿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横流展圖大年倏

臻平原罔虞凜然千祀清風襲予時移事遠迷終反初
陸淳啖趙信吠空虛黃踵成習夸紫亂朱方孩躑躅作
氣跦跦骨幹葱弱吻齦乳濡張脣哆齒哃嗜喋嚅狂聖
姝厲齊鑣並驅蚓口蟬腹性禀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
銖孰先而師孰後而徒更唱迭和蠅喧蠓吁噫嘻嗚呼
有梟者子食母舍肷有梟之士為儒賊儒古人有法碓
爾之軀少宰司寇木偶屍蛆折斂尺鐵土蝕階除徬徨
觀者血迸睛枯歲次庚寅假道曹墟秀領參天苦霧冥

紓寤寐晷刻肸蠁寘符驚醒感嗟肅齋造祠酌水投文噫嘻嗚呼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呂誨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風波重阻帆檣交會物貨貿遷者商人之利也又如冐官販墨侵漁下民重裝以還者貪利之吏也是皆行險儌幸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汩於中豈計於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艫尾相銜舝鍾致石遠奉公上固

有期會豈得已者又況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時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厭仇人之欲與夫徇福誠異趣爾意天地設險阻舟檝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人福善禍淫乃其職爾今狂蛟肆怒乘風鼓浪恣其覆没阽危若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其幸耶𠊱六年中再得罪沿泝上下者四移麾晉陽舟次于是適值風濤幾為淪溺三日未霽故具牢醴禱訴所誠神其監焉

諸廟謝雨文

曾鞏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媿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鞏者任職於外六年于茲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為酒醴牲饗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則神亦無窮有依于人

福州鱔溪禱雨文

曾鞏

嗟呼旱也誰則為之芃芃之稼將槁而萎嗷嗷之衆昂望而依為閩屬者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羣百十雎雎跳浪出没負力乘巇亦有為渠諸偷所推相望碁布未受羈靮室家莫寧遠近以疑我畜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係纍或擾而序或就纆徽逮歲朔易盪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糗而嬉士馬亦奮桓桓騤騤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

拜初亦難饑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廩實尚微若歲大熟如梁如茨如陵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闕式于永世方始在茲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有顯號天子所躋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能有餘歛而不施我用卜日蚤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殨霓播為甘液霈灑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偷與爭長置刑筶人於報事豈有斁思

始定時薦告廟文

張載

自周衰禮壞秦暴學滅天下不知鬼神之誠繼孝之厚致喪祭失節報享失虔狃尚浮圖可恥之為雜信流俗無稽之論世代寖久習為厥常載私淑祖考遺訓聖賢圖書歲恥月慙朝憤夕惕比用瞻拜愧汗不容自安竊自去秋以來稍罷無謂節名閭閻俗具一用拜朔之辰移就新薦然而四時正祀尚未講修禮謂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祭用四孟薦用仲月載於秩命乃視天子中

士當用四仲擇日申薦成禮故議自今春二月為始決用四時分至之日舉行常儀然尚懼採擇之未明括俗之易駭或財用不足或時不得為未免雜用褻味燕器參從近事遽爾變創要之所安恭惟考妣恩明尚賜矜享間未盡仍幸稍益改修方歲之初不敢不告惟賜鑒諒幸甚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蘇軾

大獮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廩孰知耘耔之勞慓

彼西戎古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至熈寧中董氊方命於赫聖考恭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葢為民除蟊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子孫而西蕃大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抜申命諸將擇利而行旋聞偏師無往不尅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恩聖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擒鬼章頡利戍擒初無渭水之恥郅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謹當推本聖心益修戎畧務在服近而來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

貽鑒

禱雨社稷四首　　蘇軾

噫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徂秋迄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厚雨不時應亦神之疚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登其間有麥如暍得涼如行千里弛檐得漿今神何心竝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憫此麥 稷神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瘽身為神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召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 后稷

祭戰馬文　　路　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

子幸魏遣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為事受命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馬因作祭文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騂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孤聳龍媒鷙獰丹髦曉霞的顙秋星茀方著幹宜乘旋鷹巉臚角起方皆珠明爾其絶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舒脈張獸

惡恐噬虬獰欲驤噴沙散沫千里飛雪戎人負糾武士
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揭而授
純戎官劬劬歲入券書蹄躑纍纍通乎鬼驅名駒大駙
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驛僧蜀錦吳繒積如丘陵馬
歸於我也重幣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
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蹀而齧或嬎而吼壓蚕申
禁駔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于內殿養之于
外皁飲以玉池秣之瑶草窮冬虜塵入我河滑羽書宵

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閫外之武臣瑚戈電燭禁旅星防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擘猛馬哮兮虎可咋向嘍啫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氷霜淒淒介甲而馳不飲不秣載渴載饑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悞生芻致祭敝帷成禮瘞于崇岡全爾全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諡議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謚議　　宋祁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徤愓和吸精儲爲英華在布衣帝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綏玦彈冠賔于王門是時宋興四十餘歳天子上文嚮學開太平之原薪槱髦士克布臺閣而未有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達易之肆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爲薦紳倡始執據聖道洮汰羣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珩璜所

諫觸自然宫徵歴官上庠居爲時宗既而籍内禁閣踐闕省駮曹之任入進其規出詭其辭批鱗罔憚職袞無在蹇王臣匪躬在説命朝夕納誨惟僕射擧之愛莫助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耆老實膺丹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克隮聖桓榮稽古寛中聊論惟僕射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税駕天文褒餞士倫嗟挹俾耆而艾以殁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賻布所須一出長府密章加等昭飭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

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謚法體和居中善問周達曰宣如
僕射處躬彌沖在醜忘競不居物累不為盜憎其讓如
范宣其慎如子孺能體和矣内治家事外施邦政接士
無貌言祝神無媿辭恊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
成束修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
以經哲東猷敷賁皇極遜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
鄉考終之福生平素守鮮如晨葩信善問矣建白紬次
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册府副在家楹推明

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請謚曰宣

謹議

張忠定謚議　　劉敞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善破產以奉賔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為文折節受學則爽厲明白務求道直至於策名試吏俶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已失時蓋有古賢之風而

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佗臨涖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到于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歟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已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

士君子以為恨今主上甄徳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廉方公正安大慮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克太史之録謹議

趙僖質謚議　　劉敞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歴事三朝嘗列四輔謀謨之益施為之效益多有矣然而入則極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徳大臣之宜亦其

其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僖質稽類揣稱竊以為允謹議

陳執中謚榮靈議　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宫之喪問所以埜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羣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追册位號於宫闈有嫌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

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内禮分不明夫人正室疎薄自絀庶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絶賔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禄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禄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一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塟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羣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斯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

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閲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翺權德輿孫逖本朝楊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謚吏持衆議白太常官長有曰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忠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疊犯廟謚固不可忠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進言仁宗乞早下詔立皇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英宗繼體今上即

皇帝位兩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宫
間迄于英宗之視政葢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
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俗以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
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誹狙疾亡身履危以為朝廷立
事按謚法道德慱聞曰文㢘方公正曰忠今加忠以麗
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敢於文而
傅之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敢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范忠宣公謚議

鄧忠臣

伏惟太常寺定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謚議如前議曰謚法云慮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古之慮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聞周達者葢亦鮮矣全是二美得之純仁太常既易其名博士又為之議移文覆訂屬于考巧忠臣按純仁為大臣之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為非都上公之司衮衣繡裳而不以為泰要終原始考實求聲歷事五朝堅持一節厚同宗之族猶葛藟之庇本根見慢上之人如鷹鸇之逐鳥雀凡言責與官守皆諫行

而計從讜論嘉謀確乎其不拔令名廣譽闇然而日彰
在畎畝未嘗忘君思饑溺不獲由已作尚書解以進如
宋璟之為元龜抗濮園議以聞如師丹之為黃耇臨公
家之利知無不為得小大之情矜而不喜每思捐身而
開策所願休兵而息民祇如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
疐後又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頊
緣秉鈞適丁連茹方讒言亂國而明察確之無實洎姦
黨投名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

無所用之地義形於色憤發至誠非止救當時正人端
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已為
國惜賢興言嗟嘆使人於邑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
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級蘭澤畔更甚屈
原之患占鵩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知善惟君知臣
適訪落之初年講圖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決浮雲之
敝擁節東歸而詠零雨其濛公望益隆恩數彌渥法座
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塗欲入覲則未能顧養疾

者益懇改元三日以不起聞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賻贈
加等告其弟開府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世濟忠直
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古學有訓阿衡詎專美乎商
君遣不忘臧孫將有後於魯古之遺直今也則亡謚曰
忠宣於義為允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楊邃齡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六

宋　呂祖謙　編

行狀

馮侍講行狀　宋　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闗輔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僑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禄太祖定廣公之禰本劉氏日御國除始為王官

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都内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經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逮冠彊立博覽外嘸嘸若不足中敏力甚自經典故訓祖襲師承穿穴筳楹皆能駕其說浸美翰為詞章默而有沉鬱之思出入服褎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俚語謗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吴陸參譙夏侯圭相友善三人皆直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盛冬無薪燎夜輙市梳酒與圭對經研推一再酌以自

温或達旦不瞑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調臨江縣
尉再朞罷會講員缺詔冬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公
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選精果有風鑒見公儒者
嘻笑曰吾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邪對曰達
者一以貫之可矣謝奇其對因抉經義疑晦者廷問參
詰公條陳詳詣言簡氣愿謝抵掌嗟伏即日聞上授國
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家爭欲屈公授道
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覈俊選

公待詔殿中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既道繇象云云因本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帝悦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庋藏祕册置學士待制等員爲縉紳譽處時用尚書工部郎中李虛巳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故以太子中允充直閣直閣蓋由公始數召入與二李賜清閒說易盡上下經帝嘗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還

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今上在儲闈帝欲得
肅乂長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公特以公
對或者謂公年差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遵
度卒帝即擢公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它職如
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職一日召至第先使諸子質
經義密視其人淹粹亮恪乃自見之授其老子它日令
詣府與執政衆試已而為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
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銅玉華綏與諸儒

獻歌頌數得進見兩宮所以褒禮賜予尤渥便蕃光明
為時宗國器當世休之今上嗣位改尚書工部員外郎
升為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遞進
公得孫同列以為寵孫得公亦自以知人為多兩人提
衡諷道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
門下封駁事天聖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
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時天下階計參陪公協
力程綜片善必録雖錙銖臬平不計其公未幾正為學

士當是時天子念先帝盛烈裁績信書為一王吉故貳
卿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士常山宋公綬丞相潁川
陳公同領史事而已丞相為開封府浩穰劇三輔乃罷
史官諸公亟以公請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者衆
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為鹵
簿使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公
兼有且優為之又判尚書都省俄為三班院歲餘改吏
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克史館修撰九年

為吏部流内銓兼羣牧使明道元年十月既考室謁享
宗廟又為鹵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
任如廟禮俄為莊獻莊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莊
懿之未祔也堋都城右郊公嘗假鴻臚護其葬及梓宫
之遷斥土沮溼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解翰林學士
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辭得見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
郡滿三年奉計以報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留公
柄臣悔欲弗遣公固願行到部以清静稱不作條教令

左僕射王沂公自洛師入覲為上言馮某東朝儁老不宜以纖介棄外上亦意合即日馳傳詔公景祐二年春二月至日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既還朝自以羽翼舊人身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弼違告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會上留意雅樂閲經文殘缺規創大典夏四月詔公領修樂書俄復為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事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

為景祐廣樂記特遷戸部賞勞也公素有蹠盭不堪趨拜四年春病寖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自力造朝未幾病復甚氣上逆害言語後四月戊戌終於正寢上聞訃震悼以本曹尚書告其柩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牢具稱之慭賵之所以優加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封臨汝郡無息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譓為嗣公歿夫人命譓以衰絰經即次於殯東會詔到門問公親屬夫人即表公遺命詔可擢譓衛尉寺丞譓子二人釋

禍並為將作監主簿卹孤厚忠之恩乃如是是其德巳
侈大哉公自褫巾至捐館進階及勲各六詔爵五封户
五加而再實其食如令署馬志閑素恬於仕進無表襮
之飾雖當路諸公率賀弔一與衆往異時不造也門無
雜賓惟經生朔望承問及縉紳道義交數人而已接士
以禮雖新進後世與之均終日談便便惟謹無戲言惰
色是以受詔八主戎客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不呼
僧及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未始

為世之所為齋薦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
孝經而已罕語浮屠氏亦不誦言排訾之熏蒿禳禋可
以動氣焰者皆不動近不問家產增損晝治官事夜還
讀書暬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臺閣文書故新
品式叢夥紛厖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閣容巨
三局閱二十年仍其任本不慭不忘故也尤精易及楊
雄方部學初公七歲母夫人令授易是夕夢公吞紺蓮
夫人旦而撫公曰兒善讀此後必貴顯真宗果以識拔

晩年愈刻志率三日一讀又欲為子雲諸首作章句且
患宋衷陸積范叔明宋惟幹漫漶舛馳思盡黜之最後
得唐王涯註以為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因王説而
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注先帝集同修鹵簿記抜後
漢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采䕶是正多得其真同修玉牒
分撰國朝會要未克就生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捜攟得
數百篇清緻平粹及在禁署益爾雅務為温純而采加
焉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已指物曠而不怨有雅人餘

風性寛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鐫吏吏亦畏其明而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為善無議事不肯自意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聯請類多不可紀公一無建白者其遠名若此然内剛有守不流於衆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為尺因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者首鼠不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即太常下舍問公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邪公即𢶡班固律歷志唐令兩説付中人

因對古者横黍度寸今以縱亂横其法非是中人馳入明日上坐邇英閣語公曰尚考正大樂患其寖高而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横黍新尺示羣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校衡斗皆不讐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謬者假有之果且不能取信於上傳曰仁人之言固愽而利歟公前殁三日屬于一二僚執曰吾仕顧素足今無一私以于縣官惟是窀穸累諸君已而得遺禮之文諄諄納忠訖無它語用

是中外尤痛惜之分友隴西李公淑救故吏相諗以終事嗚呼公有佐王之材不自顯雖持橐珥筆在省户為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當其而稍自崖異不難於進益發素藴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衡弼不為婆娑連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慊於道使素槩清埃奮厲無窮薄夫敦夸夫懼百世之後呻簡想風者以輩曾臧文仲漢賈誼董仲舒比彼相易寧有失得間邪某曩以冑筵儀絶刊綴音典皆為公屬及此緒訓

又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獲詳究今日月有期矣官在三品法當得謚謹用第述上於有司節𧬊受名請遵故實謹狀

張文定公行狀　宋祁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稟尊嚴之氣疑隱正之量粤在羈貫不偕兒曹嶷然志嚮髙自標置就外傳即覽羣經書必味於義根學乃知於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輙据庭樹槁枝而瞑苟不終篇未

嘗就舍磚𥖁若多節黙表大厦之材居然晩器弗示良工之朴太原王摶名知人見公慨然異之獨謂公曰唐魏文公本生此鄉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興國四年始游鄴下與故上谷寇公凖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為舉首夙儒張覃者悃愊有行疏略少文公即以檄謁府緘稱其長覃於得薦公為之下彚茅有吉爵砥相先讓夷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及第

釋褐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厲風迹大江之南民裕
文獓因以手而上下獄為人而重輕公廉知其狀痛繩
以法精力於職擿伏如神洗其鍥薄鎮之忠厚吏樂其
職多一笑而歸休民協攸居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
監丞著作佐郎解秩授太子中允關掌麟州軍事夏臺
弗精西戎方强公繕起亭鄣精明烽火坐賛叔敖秉羽
之榮多參嫖姚穿士之樂伐謀取勝西鄙以安瑞拱紀
元天田躬籍轉祕書丞明年克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

相州一懼之年始為親解百斤之績終以懇辭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奏月餘召賜五品服知浚儀縣俄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諉上世咨其清劾罷太守姦贓疲埂者十數人悉條所部廢格於敝者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弁察廉使上其理狀璽書褒美三年遷太常為郎中再旬乘驛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為郎中再旬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丞進司門下封駁事兼三班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

因咎而死詔按其罪公即封還制書白上曰永德為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王帥臣恐有輕上之心不納因不闕銀臺而下書譙讓未幾果有營兵脅訟軍候者公復爭前事上輙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間坤維搖亂偏師數萬鼓行而西太宗以為潢池𢘅赤子之兵荆棘生大軍之後疇咨上毅崇簡守臣繇孫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甫可屬大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劇賊陛下高枕永無西顧之憂矣乃命公知益州揆

日占謝賜白金一百四十斤鴻卿出郊不復内御子顔
引道初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薄
所賜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
改兵部猶為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
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為辭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人真
考嗣歴通臣均霈即拜諫議大夫歸朝遷給事中户部
使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年知貢舉杜絶書謁時稱得
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明年轉刑部復

為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為侍郎景德三年罷歸領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瘍於腦至是弗損家第賜告環中造適移狀言上酷請外藩尋知金陵兼江南安撫使岱宗成禮改尚書左丞昇人以秩滿願留即拜工部汾脽飲至又進禮部皆為尚書疾劇還臺求訪高手荐剉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游魏舒之先行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犄違半年必於得謝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

祥符八年八月一日遂終于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知仁均哀殲我何贖邦人攺祠而為諱道路舉音以過喪真宗聞訃震嗟追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丘縣孝悌鄉謝村焉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人王氏即河陽節度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而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夭女一人適故内相王公禹偁子嘉佑

母弟詵以公延賞今為虞部員外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綽曰紳咸以忠厚世其家公偕至正奉大夫勲上柱國爵開國公食封三千七百户實户肆伯其大較也公姿宇奥邁謀謨沉敏道架俗表氣籠霄極任節抶已然諾不寵不擳如玉如瑩修詞立誠愽見强志部書兼兩賔蓋成陰佐郡被邊遭時右武入螘封而試馬回筞若縈張貍步以射侯捂矢如破總物纎密絶人遠甚及夫司封駁則詳言粹儀有任隗之沈正總臺憲則摧奸觸

佞有傅咸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屯結縣官乏食椽史搏手狂狡啟心公乃賤售鹽盬翔貴囷米貿遷鍾豆諷告鄉縣民或妄言沮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糧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挺亂重城晏閉主師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埋根不進坐失脫免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為將不親行衆不可使乃勸正自當一隊以賈厚勇正許諾行有日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出餞之禮中坐酒酣親舉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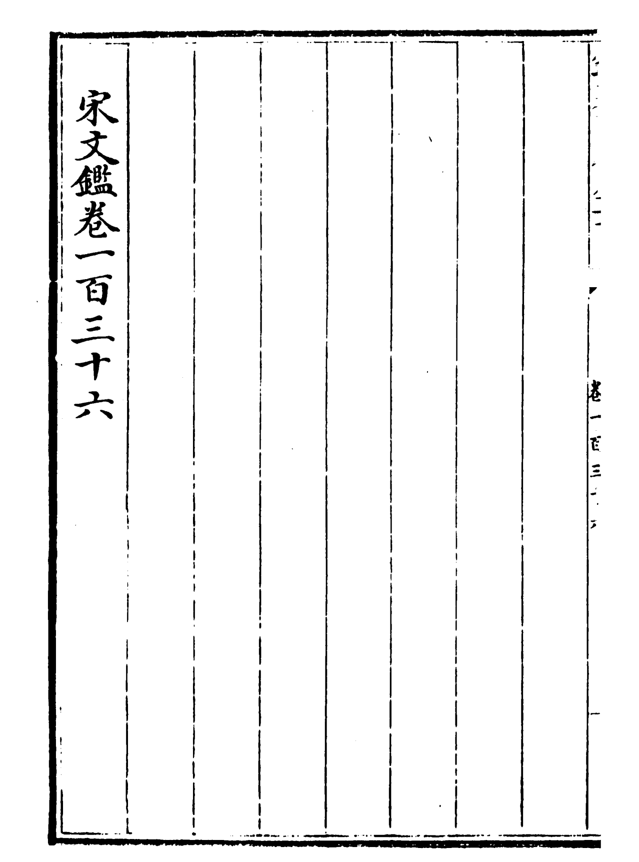
國恩厚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擣寇壘盡其噍類平定之日東向以報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囚疲民曠日即此地還為汝死處也正由此車行罙入詭道兼進殊死鏖戰盡俘凱旋公乃出車勞勤摐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決不敢迎視繼恩帳下卒縋城夜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即命縶投眢井一府無知者先時劫掠之際誣染尤衆脅從有狀歸訴無階各保營壁共懷猜貳公以為鹿不擇

陰既亡生路出入其腹懼益厲陷亟下符移鐫說魁宿宥其枝黨縱歸田里讋以大恩訖無敢桀及再任也屬六贏南牧靈旗薄伐公慮遠夷為變欲出奇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凛然人望遂臻靖嘉每吏牘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既值罪案無廋情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為誡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為京兆時時越法縱舍黄霸之守頴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也遘民薦饑方蜡不啟

稻蟹無種原田若藝民挾鹽利以冒公禁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答遣不徇爨法邏戍人啟曰法亂如是人將安禁公勞之曰餘杭十萬户饑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暴禁之彼將圜視銜擊以擾居者則為禍大矣爾曹第恐之竢其歲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從命者富家子與婿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婿曰彼先子有貽命婿七子三因出遺札子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酹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子方沖孺託養

於婿荀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婿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分歸婿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公之操決率是類也原其遇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偕顯入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行危本乎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徼福無人非鬼責履重剛不險臨大節不奪葵藿弗采於猛獸山川寧捨於騂角若夫安世之恨謝公歸之滅私大有之文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末極柄用遽悊滕理上欲為相者數矣天之不憖也悲夫

公雅好著文深切驚邁以不偶俗尚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次辭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著仲氏訦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代内外歸之曰無謟膺之妄無雜弔之賓終齊事而乃瞑取禪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侯天下之人為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令猷以須史闕謹狀



宋文鑑卷一百三十六